

目 录

中央首长侯马市视察纪要 (二)	曲沃文史馆 (1)
彭真青少年时期二三事	段士朴 (3)
彭真回乡记	李尚志 (6)
晋都传统小吃漫话	韩春华 (10)
曲沃县流传的晋国古地名	段士朴 (12)
曲沃交通运输之最	李永喜 (15)
“远红外”加热新技术在曲沃二轻系统的应用和发展	李永昭、梁德荣 (17)
庚子那拉氏离京避难记	段士朴 (19)
曲沃县五金行业的兴衰变迁	梁德荣 (24)
曲沃卷烟工业发展简史	杜锡霖、董岩、梁德荣 (30)
曲沃面酱的生产概况与技术	曲沃蔬菜公司 (33)
追忆著名二净杨李敏	巩学文 (35)
仇筱桐传略	董赞红 (36)
刘舉九传略	范佩利 (37)
李顺天生前给文史馆的一封信	(38)
席炳午同志的来信	(40)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文史馆 (42)
土匪韩老九	王琦 (45)
阎记曲沃复仇团	王琦 (46)
日伪统治下的曲沃	县文史馆 (47)
日寇在任庄的滔天罪行	许诚 (51)
编村是屠杀人民的罪恶所	(52)
解放战争时期的太原和谈	段士朴 (53)
七月二十二曲沃古会	王琦 (58)
赵村会	王琦 (59)
露水集	王琦 (59)
蒙城古会	王琦 (60)
卫周祚	张荣 王琦 (62)
两封来函	徐力之史建民 (63)
封二：紫金门牌楼	段士朴、张松树
封三：景明瀑布	谢屏摄影
封底：南林交白果树	段士朴

中央首长侯马市

(包括曲沃县) 视察纪要 (二)

曲沃县文史研究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郑林，中共晋南地委书记处书记冯培文陪同下，前来侯马市视察工作。

十二月四日，彭真副委员长在侯马市委第一书记董启民陪同下，闻其故里堽上村看望了他的八十老母，并到其祖坟扫墓哀悼。晚上看了蒲剧王秀兰、阎逢春等人的精彩表演。

十二月五日，彭真副委员长，在侯马市委听取了侯马市委第一书记董启民、市长刘焜的汇报，并和市委全体干部一起照了像。当日，视察了新绛木制厂，新绛农村市场，参观了侯马文管站举办的东周出土文物展览。晚上，观看了侯马市碗碗腔剧团的演出。

十二月六日，彭真副委员长视察了汾河水库、太子滩、曲沃制烟厂，并看了曲沃的市容市场。

十二月七日，彭真副委员长，在列车上听取了侯马市委第一书记董启民，市长刘焜关于群众生活安排和干群关系等问题的汇报。中午，在侯马交际处接见了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及各方代表共三百余人。接见时，彭真副委员长讲话鼓励了大家。下午五时许，彭真副委员长离开侯马市，前往运城视察。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彭真副委员长偕同夫人张洁清，从北京乘专机到达临汾，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临汾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书记处书记冯培文的陪同下，乘汽车于下午三时半进入曲沃县地界，在曲沃县委第一书记董启民的带引下，四点二十分到达杨谈大队。六点二十分离开杨谈大队。当晚，在侯马招待所，看了蒲剧团阎逢春、王秀兰的演出。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彭真副委员长，赴闻喜潞阳大队视察。当晚，在侯马看了蒲剧团阎逢春与碗碗腔剧团的联合演出。晚会结束后，彭真副委员长，接见了堽上村全体社员并讲了话。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下午，彭真副委员长，在侯马接见了劳动模范周明山与孟凤鸣。下午五时许，乘汽车离开侯马到达临汾。当晚在临汾看了郛鄆剧团的演出。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许，彭真副委员长与夫人张洁清，从临汾乘专机飞往北京。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侯马市视察工作。他亲切地

接见了地、市领导同志，并听取了临汾地委、侯马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杨成武来侯马市视察。在侯马招待所接见了侯马市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并与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合影留念。杨成武副主席给市委亲笔题词：

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杨成武副主席给市政协亲笔题词：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实事求是。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山西省人大主任阮泊生，临汾地委书记杜五安，临汾行署专员王民等领导同志陪同下，视察了侯马市及垵上村。

当列车进入临汾站时，彭真委员长特地在列车上接见了六十年代曾任侯马市委书记的张耀庭（现在离休），与六十年代担任过曲沃县委书记的董启民（现为临汾地委顾问），以及临汾市委书记赵凤翔，市长刘和平，人大主任张在纲，政协主席张克昌。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彭真委员长与夫人张洁清，到其祖坟献了花圈，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死难的慈母、弟、侄，表示了哀悼。

彭真委员长亲切地接见了侯马市四大班子领导成员与各科、室、局、乡的领导同志，接见了曲沃县的县委书记秦瑞亮，县长张寿荣，人大主任宁英杰，政协主席文振强，以及垵上村的干部群众。并与之合影留念。彭真委员长亲笔题词：

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

彭真委员长指示：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当地的经验
也证明，团结就胜利，不团结就会使
革命事业遭受损失。要增强党性，彻
底消除派性。

他要我们牢记延安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扎扎实实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

省委书记李立功同志说：彭真委员长从我们党的历史一直讲到现在，讲得很深刻，很亲切。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增强团结，搞好工作，搞好建设，搞好四化。

彭真青少年时期二三事

段士朴

曾荣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彭真，是我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但人们还不太清楚他原先并不叫彭真而叫傅懋恭。至于傅懋恭（彭真）小时的一些活动就更鲜为人知了，笔者这里所举仅仅是其中的片断而已。

傅懋恭（彭真）少有胆识，天资聪颖。一九一九年考入曲沃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是该校五班的尖子生。

少有大志的傅懋恭（彭真），在五四运动的烈火熏陶下，从一九一九年起就经常带领学生上街宣传打倒列强，振兴中华，倡用国货，抵制日货，禁烟、禁赌、禁缠足等革命理论。他常利用节假日带领同学到侯马镇周固村庄向农民演讲，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许多农民受他的宣传感染逐渐懂得了革命的真理。

傅懋恭（彭真）平时是一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勤学苦练的高材生，他写的文章常常被用来贴堂示范。他写的《禁烟》、《禁赌》等论文曾得到全校师生好评，在全校引起了很大轰动。他和同学们在一块学习，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以此为座右铭，互相激励，互相促进。非常和同学们讲《东莱博议》，以此启发同学们的求知欲，鼓励同学们多写言简意赅、短小精悍的好文章。后来他与同窗好友刘殿元赴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求学期间于一九二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为人民作了许多杰出贡献，他是山西省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当时正值我国由文言文转入白话文的文体改革时期，早先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傅懋恭（彭真），经常耐心地辅导别的同学学习，帮助不少同学踏上了进步道路。

一九二三年春，在傅懋恭（彭真）倡议下，在太原一中附设了平民小学。一九二三年，由傅懋恭（彭真）、王瀛、邓国栋在太原一中，增设成立了平民业余成人夜校，扩大了党与外界的联系，为今后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由潘恩溥召开太原地委联席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傅懋恭（彭真）任“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决定。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九日，在太原开化市新华舞台举行演讲大会，太原一中同学演出话剧《二七血》，傅懋恭（彭真）饰林祥谦，拜克敬饰萧耀有，动作感情，感人肺腑，慷慨激昂，激动人心，表演得维妙维肖，有声有色，宣教效果很好，曾博得观众好评。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在北京举行政变，囚禁了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了《北上宣言》，号召召开“国民会议”。但攫取了北京政权的军阀头子段祺瑞，却以召开“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太原党支部根据北京区执委的指示，由张叔平、傅懋恭（彭真）等出面，联合太原各群众团体，教育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太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公开发表宣言和通电，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坚决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一九二五年春，阎锡山为了扩军备战，首感粮饷严重不足，山西财政厅长杨兆泰，同蒲铁路空头督办贾景德，山西银行总经理徐一清向阎锡山提出，在农村征收房税以解决晋军粮饷问题，阎即下令在全省农村征收房税。太原一中学生会主席傅懋恭（彭真）与进山中学学生会主席纪廷梓，领导学生进行反房税斗争。傅懋恭（彭真）开始让同学们以大字壁报形式从正面陈述不应征收房税加重人民负担为理由，来掀起反对阎政权征收房税的斗争，效果不理想，未达预期目的，未能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于是改变形式，让一些团员出面，从反面写了几张拥护政府征收房税的大字报，这一把火放得很好，一下子掀起了全市同学反对征收房税的斗争热潮。在斗争中，省学联主席李锡令（山大学生）采取走议会道路，采取善意劝告，与阎锡山商谈的方式来阻止阎政权征收房税，使运动走了弯路。傅懋恭（彭真）对李锡令议会道路，碰头主义的错误及时进行了批评，省学联遂决定以集体罢课和请愿的方式掀起反房税高潮。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清晨，太原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齐集太原城内文瀛湖公园，手执上书“废除苛捐！”“为民请愿！”“反对房税！”“反对贪官！”“铲除三害——徐一清、贾景德、杨兆泰”。游行队伍，冲入省议会，将玻璃门窗打碎，将正门封闭，贴上了“民众查封”四个大字。并将省公署包围起来，高呼“房税不取消，斗争不罢休！”经过斗争，老奸巨滑的阎锡山看看形势不好，不得不下手令：“房屋估价补契办法着即取消。关于此项税款，如有收起者，立即退还，以昭公允。”。示威学生，斗争胜利后，继续游行，捣毁了三害（徐一清、贾景德、杨兆泰）公馆，在全省大得人心，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积极向我们靠拢过来了，我党统战工作的威力在太原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辉。

在轰轰烈烈反房税斗争浪潮中，太原国民师范学生因总干事（相当于校长）徐一鉴扣压了省学联的通知，未能上街参加游行，同学们对此气恼得很。太原团地委书记傅懋恭（彭真）及时指示国师团支部，“要把打击目标集中在徐一鉴身上，趁国师全体同学斗志高昂，有一触即发的良好时机，以言激之，全校一致行动，打倒总干事，成立学生会。”在傅懋恭指导下，当晚国师班务代表齐集十四教室开会，纪秀川当场提出应对徐一鉴扣压省学联通知的卑劣行径采取行动，群情沸腾，当即掀起了反总干事徐一鉴的斗争热潮。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总干事徐一鉴和四十多个班主任被免职，校长改由赵丕廉担任。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山西，张叔平、傅懋恭（彭真）、王瀛等人，在太原组织发动各阶层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并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太原各界沪案后援会”。后来各县也都积极起来响应，组织成立了县一级的各界沪案后援会。一九二五年六月十

日，全市五百多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商人纷纷罢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在街头为上海工人募捐。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张叔平和王瀛、傅懋恭（彭真）、纪廷梓等领导下出版了《铁血周报》，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使运动迅速发展到全省各地，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扩大了党的影响，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鉴于“太原沪案后援会”主席李墨卿（法政专门学校教员）畏首畏尾，动摇退缩，太原党组织决定，由傅懋恭（彭真）以“沪案后援会”副主席身分在文庙三立阁召开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三十余个团体的代表到会，公推太原支部书记张叔平为临时主席，将“沪案后援会”改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简称“山西雪耻会”）。会上推选傅懋恭（彭真）、纪廷梓为“雪耻会”简章起草员，决定将《铁血周报》改为《雪耻周报》。八月一日在《雪耻周报》上首次刊登了傅懋恭（彭真）等起草的《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改组宣言》，宣告“山西雪耻会”正式成立，明确提出“山西雪耻会”主要任务是：“领导民众，促成全国工农学商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租外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积极募款，抵制英、日货”。

这一时期，由于阎锡山派其爪牙打入革命群众团体内部进行捣乱，傅懋恭（彭真）及时揭露批判总商会洋行行长李云阶与省银行行长徐一清的破坏阴谋，把总商会驱除出会，挽救了危局，使反帝统一战线内部由分裂又重新团结了起来。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派代表王乐平前来太原“整理党务”。王乐平在文庙召开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全体国民党员会议，提出用大会选举的方式组织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苗培成为了拉选票，利用其平民中学校长的权力，把全校数百名学生统统虚报为国民党员，前来参加选举。傅懋恭（彭真）当场发言，揭露苗培成的卑鄙行径，指出：“这批国民党员没有经过组织讨论，无权参加选举。”在共产党人的反击下，平民中学一些受欺骗，受蒙蔽的同学纷纷起来发言，苗培成等非常狼狈，大会不宣而散。

一九二四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派支部委员傅懋恭（彭真）到临汾开辟工作。傅懋恭（彭真）住在临汾“新新书社”，与张振山（张应川）、王枫晨（筠氏人）李光杰（霍县人）等取得联系后，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他们在一起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争论的很激烈，并刊出了《社会主义辩论集》。经过讨论，他们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张振山（张应川）站到了我们这一边，王枫晨、李光杰等在大革命时期表现都很好。一九二五年春，傅懋恭（彭真）在太原代表组织吸收张振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张振山返临汾后，吸收进步青年徐亚桑、高琦、高殊、杨一木、张希奇、段嘉敏、张涵平、王枫晨、高凤英等加入了团组织。并在省立六中（驻临汾）成立了平阳县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由张振山担任团小组长。

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傅懋恭（彭真）到霍县一手抓统战，一手抓宣传，在霍县城内拜访了山西著名学者，霍县进步人士段子典（竹园）等先生，在下乐平“常段院”西楼上就如何在霍县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与进步学生陈国干、刘于汉、刘万宗等十余名青少年举行了座谈，座谈中傅懋恭（彭真）就当时宣传工作的要点作了原则指示，从

彭真回乡记

李尚志

“无情未必真豪杰”。想起慈母，亲人和一家人的遭遇，彭真的心情怎能平静！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许，一辆淡黄色的旅游车驶进了山西省侯马市垆上村。车门一开，走下一位高个子老人。

村里立时轰动了。老年人惊喜着：“傅懋恭回来探亲啦！”青年人大声地喊着：“彭真委员长回来了！”人们蜂拥而来，把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

而为在霍县发展党组织的力量铺平了道路，扩大了党在霍县的影响。一九二四年冬，山西省国民师范学生韦思恭（霍县人）受傅懋恭（彭真）指示，在霍县组建了共青团（当时叫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其后又相继在霍县建起了共产党组织。后来山西省委的“霍州会议”之能在霍州召开与他们在霍州的建党功绩是分不开的。霍县第一高等小学校的学生陈国干、刘于汉等，在韦思恭的指引下成立了“新觉学社”，以不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战斗姿态，继续积极地介绍新文化，宣传新思想。这之前，霍县进步教师段子典、韦凤兆与进步学生陈国干、刘于汉等，受陈独秀、李大钊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在一九二三年就创办出版了具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色彩的《一高旬刊》，共产主义革命火花的闪烁在霍县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有志之士与热血沸腾的青年都卷入了这一革命洪流。一九二八年一月，在环境极端恶劣，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山西省委为了传达贯彻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把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的地点秘密地选择在霍州（霍县），这是由于当时霍县党组织力量较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缘故。当时山西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召开，人们的习惯叫法称之为“霍州会议”。

傅懋恭（彭真）在太原一中，受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是文体改革的排头兵。他以白话文的文体，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向黑暗的旧社会、旧制度宣战。他以一个大无畏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太原海子边自省堂当众演讲，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苗培成、韩克温（曲沃县人）等展开了说理斗争，淋漓尽致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诬蔑共产党的谬论，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苗培成、韩克温等理屈词穷，无言以答，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孤立困境。傅懋恭（彭真）早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真知与无畏，深受社会舆论的支持与赞扬，当时与傅懋恭（彭真）在一起工作过的太原地委组织部长刘守维（霍县人，与傅在太原一中是同班同学）同志，对傅懋恭（彭真）那种大无畏的胆略和气魄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一九二五年后，傅懋恭（彭真）常奔走于平、津、晋、察、冀、豫北、热、绥之间，在这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在平、津、晋、察、冀、豫北、热、绥平原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乡亲们都好啊！”彭真同志向大家问好，紧握着乡亲们伸过来的手，大家簇拥着彭真来到了他青少年时期曾生活过的家。

这是一座不大的普通农家院落；几间半旧的堂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西边是两孔经过翻修的窑洞。

“我就生长在这孔窑洞里。”彭真说着，同老伴张洁清等走进窑洞。墙上挂着彭真同志父母的照片，他同张洁清站在一起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他在屋里左看右看，摸摸这里，触触那里，似乎不忍离去……

彭真祖籍山东桓台县，地处黄河入海处，十年有九年闹灾荒。他爷爷一条扁担挑着彭真的父亲和叔父逃荒来到山西，领着两个孩子靠在运城盐池卖苦力为生。彭真的母亲共生了九孩子，养活了八个，他是老大。彭真十七岁那年，辞别母亲，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几十年里，老母亲挂念着出生入死的儿子，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惊吓。解放后，老母亲曾多次被接到北京，但勤劳了一生的老人家却每次都因“无事可做”，闲住不惯而返回原籍去过农家生活，直到去世的前一天夜里，还在灯下纺线线。一九六四年彭真回家时，老母亲还叮嘱他要秉公办事，办好党的事，办好国家的事。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里，由于彭真首当其冲的被打倒，灾难刹那间降临到这个家庭：贫苦的农民之家被划为恶霸地主；八十六岁高龄的革命老妈妈被拉在院中的粪堆上斗得吐血身亡；大弟弟被挨斗而死，一个侄子也被打死，全家老少包括不会说话的娃娃都成了“黑帮家属”，成了专政的对象……

“无情未必真豪杰”。如今，回到了自己生长过的窑洞，想起慈母、亲人和一家人的遭遇，彭真的心情怎能平静？

这次回乡，彭真同志是颇为踌躇的。在他离京赴山西视察工作的火车上，彭真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你们劝我顺路到老家看一看，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为好，我那个村里至今派性没有消除，我家里在‘文革’中死了三口人，亲属心中还有气，我回去了他们可能产生别的想法。

虽然我很想回去给老母亲上上坟，但一想到这些问题，还是不去为好。

五月二十九日，侯马市所在的临汾地区的地委书记杜五安同志，专程来到太原，代表家乡干部群众请委员长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并将他的军说：“您不回去，就违了家乡父老和干部们的心意，大家会对您有意见的。”彭真考虑再三，最后才同意在由太原去郑州时，顺路在侯马下车看望家乡老。他说：“你是父母官，又代表乡亲们的意见，不依你们，我就得罪家乡人民啦”但他同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和杜五安同志“约法三章”：一、不要预先告诉大家说我回去，免得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产；二、不要组织人看望我，我是回去探亲的，应当我去看望大家；三、我是顺路探亲，不在侯马住宿了，当天就走，我想在火车上请亲友们吃顿饭，饭钱我出，端正风气，我们要带头。他说：“你们同意这三条我就回去，不同意我不能回去。”李立功，杜五安等笑着说：“都依您。”这样，彭真才回到涇上村。

“只要分清了这个是非，打了人的，被打的，旧仇宿怨，一笔勾销，团结起来向前看，好不好？”

“慰恭，你这些年可熬过来啦，身子还硬邦吧？”年已九旬的表姐拉着彭真的手问道。

“硬邦，硬邦。您身体也很好啊！”彭真一面为老姐姐剥糖，一面笑着说。

“大嫂，多年不见了，我们可想你们啦。”五妹抓着手说。

“我们也很想你们这些老姐妹呢！”张洁清深情地说。

八十四岁的彭真问了这家问那家，打听了这个人又打听那个人。乡亲们说到村里的生产有了发展，乡亲们生活都有了提高，他高兴得满脸笑容，听说少年时的伙伴这人那人不在世了，他感叹唏嘘。真是，诉不尽的乡情。

“别哭，别哭，来叫太爷爷，太祖母看看你这个小模样。”一位青年妇女抱着一个见了生人被惊哭的小娃娃，递给彭真。

“哈，我们家有第四代了。”彭真接过小孩，逗着：“你这小家伙，赶上了好时候，长得又白又胖，不象我们小时候啦。”

“屋子里闷热，大伙坐不下，请大伯和乡亲们到院子子里说话吧。”一位村干部说，彭真站起来说“走吧，到院子里坐，我有几句话要同父老乡亲们说。”

院子里挤满了好几百人，连院门外的小胡同里也站满了人。被请来坐在彭真身边的有侯马市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乡长、垵上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成员、远近邻居，还有过去曾担任过村干部的人，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批斗过彭真家属的人。村干部怕委员长讲话大家听不清，特地安上了麦克风。

“这是地委书记，这次是他叫我回来的，咱们这个村子归他管，请他先讲好不好，彭真笑着临汾地委书记杜五安说。

“委员长回来探亲，是乡亲们多年来的希望，还是请他老人家讲话吧。”杜五安话音未落，院子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讲了喜的一面，我讲一讲另外一方面，”彭真同志说，“前些年咱们这个村子跟其他方一样，出了些事情，就是你斗我，我斗你，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是！”众人齐声回答。

“譬如我家，死了三口人，我母、老二（指彭真的大弟弟）、还有一个侄子，都被斗死了、现在问题已经正确解决了。在座的乡亲中，有挨斗的，也有斗人的。怎么办？把那个旧仇宿怨都记下来，过去谁斗了我，我斗了谁，都记下来，把这个帐算下去，再传给儿子、孙子，让他们也结仇，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把那陈芝麻、烂棉花的旧帐解决了，什么你斗了我，我斗了你统统扔掉，统统抛到村边的汾河里去，埋到地里去，好不好？”

“好！”“好！”院子里响起更热烈的掌声、更欢乐的笑声。

“大家都知道我母亲，她老人家怎样啊。”

“她老人家好啊！”众人说。

“她老人家的确是位好母亲，她劳动一辈子，讨过饭，过穷苦日子，把我养大，我才一直革命六十多年。我想回来给她老人家上个坟。

“我这次回来就这么两件事：第一，看看乡亲们，帮大家解解旧怨，把那些疙瘩、岔儿统统扔掉，第二，到我母亲坟上去看一看。这就是我回来要了却的两桩心愿，

“乡亲们是住在一块的邻居，你家的狗，我家的鸡，哪会没个岔儿？我在家里长到十几岁才离开，咱农民的事情我知道，你把我家的鸡伤了，我把你家的狗打了，计较起来没个完，是不是？”听了这话，乡亲们又笑了起来。

“至于‘文化大革命’，那又是一回事。‘文革’中给我定了个成份，说我家是地主。实事求是地讲，我家不是地主，这个窑洞就证明。现在它漂亮多了，是翻修了，原来破破烂烂，大家都知道。定我家是地主，不怨你们，‘文革’一开始就把我抓了起来，你们知道我在外边干什么呀？定我是地主是康生搞的鬼，这个问题，党中央作了结论，是非已经清楚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全国都搞内乱，咱这个村、咱这个市、咱这个地区还能不乱？在座的有挨打的，有打了人的，包括对我老母亲动了手的，对我弟弟、侄子动了手的，还有不是我家的人也挨了打的，也有打了人的，主要责任不在村里人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打人就对了，你打了人嘛，干了件不大好的事，需要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就算了，说一句我打人不对，今后不打了。认识到不对，今后改了也就算了。否则，大家结怨，对我们这一代不利，于子孙后代有害。”

彭真提高嗓音说：“乡亲们，怎么样？只要分清了这个是非，打了人的，被打的，旧仇宿怨，一笔勾销，团结起来向前看，好不好？”

“好！”“好！”又是长时间的鼓掌。

彭真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团结一条心，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家富裕起来，过好日子。”

“我这个人，干革命六十四、五年了，坐国民党监狱六年半，坐自己的监狱九年，从监狱里出来后，1975年5月至1978年11月流放到商洛地区的三年半不算，光坐监狱就坐了十五年半，占了我革命生涯四分之一的时光。我现在快满八十四周岁了，如果老是记着这些事，哪还怎么去工作、干革命呀？现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把该纠正的都纠正了，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咱们还不团结，把派性消除掉，齐心协力搞四化吗？”

“今天，省、地、市、乡、村的各级干部都在这里，希望垣上村的四百零三户、一千九百多口人团结起来，希望侯马市、临汾地区、全山西省的同志团结起来，把咱们这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模范村、模范乡、模范市、模范地区。”

他还说：“咱们家乡的自然条件很好，现在中央的政策、国家的形势都很好，就靠大家齐心协力地干啦。”

彭真还叮嘱干部们说：“一定要讲党性，不要讲派性，一定要办事公道，带领乡亲们办好事。”他以“文化大革命”前临汾地区专员张跃廷同志为例勉励大家说：“他在那些年带领大家修了个汾河水库，地就淹不了啦，有水浇啦，产量提高了，群众就永远记着他这个功劳。所以干部为人民办好事，人民就会给他们做好结论，永远记着他。不怕官，就怕管嘛。你们在基层，权力大得很哩，越是对你们有点意见的人，有点岔子的人，越要注意团结他们。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总之我回来是两件事，劝大家旧仇宿怨一笔勾销，团结起

晋都传统小吃漫话

韩春华

我不是美食者，也不懂烹饪技艺，写这个题目实在是力不从心。但是，段士朴同志非让我写不可，推不了，躲不开，盛情难却，我只好从命了。

晋国在曲沃建都距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生活在汾河两岸的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创造着物质文明，也创造着精神文明。风味小吃就是这两个文明孕育出的一枝灿烂瑰丽之花。

来干四化，给我母亲上个坟，倒不是因为她被斗死，主要是感谢她对我的养育之恩。”听到这里，许多乡亲流下了眼泪。

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夫妇，向着老人的坟头，深深地鞠躬。在场的乡亲们眼里都闪出了泪花。

彭真委员长走出村子来到汾河岸边的一个窑头下，在他母亲——一位革命母亲的坟前，敬献了一个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献给母亲”，落款是：“儿懋恭，媳洁清”。然后，彭真、张洁清这对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夫妇，带着他们的外孙女小彦，向着老人的坟头，深深地三鞠躬。在场的乡亲们眼里都闪出了泪花。

扫完墓，彭真来到侯马市委，再三叮嘱地、市领导干部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端正党风，坚持改革，带领群众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在干部们的请求下，他还挥笔书写了“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

回到列车上，彭真委员长自己出钱请亲友们吃了顿晚饭，他在饭桌上，反复嘱咐自己的亲属们：“咱这一家人口不少哇，我们一辈、侄子、外甥一辈、还有孙子一辈，隔孙子也有啦，可说是四世同堂啦。你们千万不能因为我回来，就神气起来，说什么我伯父回来了，我爷爷回来了，你张三、李四斗过我娘娘（奶奶），咱们还得说一说，再去翻那个旧仇。你们如果这样做，就违了我回家的心意了。旧仇宿怨，你们要带头勾销，绝不能叫人家说彭真的亲属还在搞派性。我希望咱们家的人，在家乡建设中走在前头。”

列车开动了，彭真向乡亲们深情地挥着手，连声说：“再见！”乡亲们也随着列车走着、跑着喊：“以后有机会再回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彭真委员长来到西安。一天晚饭后闲谈，他问自己十四岁的外孙女小彦：“这次随爷爷、奶奶回老家探亲有什么感想呀？”外孙女头一歪，笑着念了一首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听了这首诗，彭真委员长感慨良久，说：“爷爷、奶奶老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建设国家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啦。”

原载《瞭望》周刊第二十九期

我们的祖先在这块七百零四（包括侯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无数种脍炙人口，久负盛名的美味小吃，而这种制作技艺象接力棒似的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留存后世，造福于人。

在这些历史悠久，名目繁多的小吃中，有老张的韭菜猪肉包子、老于的羊肉饼、回民的牛肉、红灯油茶、交里桥的饴饴面、转角弯的羊头菜、澄沙糕、炒凉粉、锅盔，还有遍及农家的卷卷、腊八粥、槐花饴饴、马齿窝窝，都受人青睐，使人喜爱。

尤其以羊头菜、澄沙糕、炒凉粉、牛肉为佼佼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曲沃地下水含的有益于人身健康的微量元素，使得这些小吃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无与伦比，在晋南平原实属罕见，走出娘子关是无缘享此口福了。

——就说澄沙糕吧，在外县虽说也有，但都没曲沃的色鲜味美。澄沙糕的主料是豌豆和柿饼，豌豆以白色大颗粒的为上品，将豌豆粉碎成瓣，取皮，上锅焖熟拌搅成泥状，再倒入开水熬煮成糊糊，放入适量的梔子花粉或食品黄，然后把它舀于盆子里，一层糊糊，一层柿饼片，待冷却后倒出切块，呈扇形。每块约150克。红黄两色，层次分明，吃起来又绵又甜，清爽可口，是夏令季节的上乘小吃。豌豆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是很高的，柿饼如饴、味甘、性寒，有清热、生津、润肺、健脾的医药作用。

——炒凉粉，是曲沃特有的一种大众化小吃。它的主料是绿豆粉，营养极其丰富，还有清热、解毒的医药作用。其制做方法是，将绿豆粉掺水搅拌成稀糊状，倒入锅里上火煮熟成稠糊状后，再倒入另一个盆子里冷却，待凝固后将它切成四公分见方，一公分厚的小块，放在鏊子里用大油或植物油煎烤，撒上盐、十全调料面、梔子花粉或食品黄，翻炒至金黄色，便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这时，盛满一盘，调上蒜泥，爱吃辣子的还可以放点辣椒油，吃起来外焦里嫩，味道极美。一盘两毛，再配两个烧饼，便是一顿经济实惠的风味快餐。

——麦收以后，羊头菜（又名羊汤、羊杂羹）就上市了。据说羊吃过割麦后地里丢弃的麦穗，换了肚子，其肉吃着无青草味了。羊头菜的做法是取羊的全骨架、羊头、大小肠、心、肺、肝、肚及血。将羊骨架上火熬煮，使其全羊精髓尽化汤内、呈乳白色，头肉及其下水要全部煮至嫩软适口，羊血要放些盐，然后用温水煎煮，待冷却凝固成块状即可。另外，需配羊油烧辣椒面，辣椒以望绛村产的为上品，它颜色鲜红、辣椒素丰富，而且还能漂浮汤面，此外，再配上些葱丝，当然，还要放适量的盐。这样，羊头菜便做好了。它汤如白乳、毫无膻味、油而不腻、质醇味鲜，端上桌来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吃起来味道鲜美、开胃暖身，具有滋补功能，有很好的食疗保健作用。传说清代大医学家傅山先生来沃品尝之后，赞叹不已。他受此启发，当母亲病中身体虚弱时，他用羊肉、莲菜、山药同几味中药配制成“头脑”，老母用后，病体奇迹般的好了。从此，曲沃乡间的年轻人进城多捎一罐羊头菜，回家孝敬双亲。

——回民是曲沃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他们制作的清真小羊腊牛肉，风味独特，别具一格，给晋部传统小吃增添了异彩。他们宰杀的牛都是没病的好牛，杀后待肉凉透，再把肉放入清水中浸泡将血拔净。然后放入另一个缸中，用硝酸钾和盐腌渍

曲沃县流传的晋国古地名

段 士 朴

曲沃县历史悠久，盛产棉、麦、烟，还有丰富的煤（埋藏较深）、铁、金钢石、大理石等矿产。境内的里村西沟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对这一遗址的上限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三十万年前到五十万年的遗址，一说是十万年前的遗址，至今尚未定论。安鹑为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东许为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在汾、浍河沿岸，遗存十分丰富。良田阡陌，交通纵横，是闻名遐迩的富庶之区。晋国的都城就建立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之上。

崇山：崇山，亦名塔儿山，位于曲沃城东北。山北，有陶寺遗址。山南，有方城——南石遗址，下坞遗址，新定遗址，天马——曲村遗址，是探索夏文化、晋文化发祥地的重要区域之一。《左传》定公四年，周封唐叔虞于夏墟。夏墟正好在晋南，夏后氏与崇山关系密切，夏墟在崇山附近，已经逐渐为专家学者所认定。

绛山：绛山，亦名紫金山，屹立在曲沃城南。晋国国都名称的起源与它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如绛、故绛、新绛等命名的由来都是围着绛山、绛水而转。山下已经发现了上古古墓群，薛庄古墓群，对探索晋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绵山·绵岭：小绵山介于曲沃、翼城之间。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经过实际考察，反复考证，确认该地为介子推隐居处。同时还有力有据地批驳了介子推隐于介休绵山与万荣介山之说。至于绵岭，它与小绵山紧相毗连，它比小绵山又大又长，介子推隐于这一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古翠岭：在县西四十里骀神村，旧建骀王庙春秋楼于此，其地产茵陈，春秋楼左右最佳。《左传》：“晋平公疾，卜曰：实沈台骀为祟？叔向以问子产。子产曰：实沈，参神也；台骀，汾神也。”因而在靠近汾河的古翠岭建起了台骀庙，四时祭之。

一周左右（约50公斤肉，250克硝酸钾，2.5公斤盐），接着连肉带骨头上锅煮，再适量的放上盐和十全大料，肉煮软后剔其骨头，将肉压制成整块。之后，把整块的全牛肉放在独轮小车的盘子里，车前悬挂“清真”二字的小木牌，旁插一柄大红伞，这便是货真价实的清真牛肉了。这种牛肉的特点是，颜色是鲜红的，味道是鲜美的，用月牙刀拼切的片是极薄极薄的。而且牛肉含有高蛋白和维生素B群，营养十分丰富，是保健佳品。它不仅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而且也受到光顾过曲沃旅客的美好赞誉。

曲沃的传统小吃源远流长，象一座待开发的宝库。我热切地期望那些烹饪专家能打开这座宝库的大门，收集整理、著书立说。我也祝愿那些有心的人们，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带着晋都传统小吃走出娘子关，去占领市场，让更多的人有缘享用。

九原：在县东北西宁村，凡数冢，土人传为九原。《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于九原”，即此。近年来，在靠近西宁的张庄村东南，已发现了晋国的古墓群。另一说九原在新绛。

秦岗：秦岗，在城东二十五里，是古代通往吴、越、齐、梁的要道。游子行役，父母妻子登岗远眺，故秦岗亦谓之寻岗。

汾·浍河流域：汾·浍河流域是夏文化、晋文化的发祥地。汉代著名学者服虔说：“夏墟在汾、浍之间。”《史记》：“叔虞封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左传》：“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国语》：“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这一系列引证告诉我们，唐人的业绩是在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晋的先祖是唐，晋是沿袭唐的制度而持续扩张起来的。换句话说，在崇山之下，汾·浍河之间，正是夏族和晋人的活动中心。

沃泉：即县东南二十里之景明瀑布，是本县著名的风景区，是晋山名卿大夫的游览胜地。《诗·唐风》：“白石凿凿，白石皓皓，白石粼粼”，即指这条绛水而言，此水出绛山，西北流于浍。

温泉：温泉，位于今西常乡的东海、西海之间，是浍河的上流，为浍河的支流之一。周成王封他的季弟姬叔虞于唐，唐地有晋水，所以后来国号改称晋。根据当时的地理实体考察，唐风就是晋风，浍水就是晋水。

浍水桥：浍水桥，亦名通济桥，在县西南三十里浍水上，即晋平公与齐景公相会地。

献文桥：在县西南四十里，为春秋晋献文子建。

通晋桥：在县东二十五里南属寺，晋献公娶骊姬从此桥通过，因以为名。

平公故梁：《水经注》：“毘祁宫北，横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三十柱，柱径五尺。”今已不存。

晋国遗园：在县西十五里东庄村，村西南门额题曰：“古晋遗址”。明处士苏嘉会诗云：“旧苑荒台杨柳新，满径花草尽芳芬，只因此处风光好，曾游晋王宫里人。”

蟋蟀堂：清邑令张坊本著僖侯俭啬爱物，忧深思远，俭而用礼，陶唐遗风与《诗经·蟋蟀》篇在秋后需娱乐而更不能忘记继续奋进的立意，重建蟋蟀堂于曲沃古城遗址之上，堂前建玉壶亭。土人呼玉壶亭为“晋王亭”，亭与绛山冰岩相对照。秦武域先生诗云：“欲问名亭何所取，眼前有景可临事。试从蟋蟀堂中看，一片冰心在玉壶。”

绛：绛，是晋国都城的名称，亦称故绛。清郎中张九钧诗云：“曲沃经过日，春秋问霸图，烟迷新故绛，云锁晋唐都”。诗中体现了要寻求新绛、故绛、唐都的方位，首先应从曲沃的境界之中去探索，去寻找。关于绛在什么地方，这是历代学者一直在寻根探讨的问题。一般人的说法，故绛在翼城。经国家考古队发掘，认为在曲沃的曲村一带，现正探索中。

曲沃古城：在曲沃城西南二里，是西周晋成侯、厉侯、靖侯、僖侯、献侯建都的地方。至穆侯始徙都绛。晋昭侯封桓叔于此，别号沃国，历庄伯、武公、灭翼并晋，至献公，又迁都于绛。

新绛：新绛，亦为新田，在今侯马一带，晋景公十五年，晋由绛迁都新田。从此，晋国十三世都于此。唐崔翥诗云：“汾浍波流全，山河表里清，首阳与霍太，孔道合逢迎。”诗中表现了晋都新田的壮阔气势。

新城：《索隐》：“新城，曲沃也，新为太子城，故曰新城。”新城，即今治内城。《左传》：“骊姬使言于献公曰：曲沃，君之宗也，宗邑无主，则民不威，若使太子主曲沃，可以威民。公说（悦），使太子居之。”在骊姬的谗言陷害下，僖公五年，“太子自缢于新城。”《美人图》一剧，即源本于此。

太子滩：在城北十里，相传晋太子申生曾泛舟于此，今滩，因以为名。

尧都：尧都，位于曲村镇方城村南，相传尧曾在此栖居，是尧的行宫。

古鹄邑：即今曲沃城南十里安鹄村。《诗·唐风·扬之水》：“从子于沃，从子于鹄”，即此。官桓叔好德，国人永远崇拜他，敬爱他，跟随他。安鹄历史悠久，现在村里仍然流传着“先有安鹄村，后有曲沃城”的传说。

阊庭城：即县东北十里庭（听）城。《左传》：“桓公三年，晋武公伐真，次于阊城”，即此。

盘村：在县东十二里，是晋国大夫栾盈的食邑。

棘壁：在县东二十里（棘壁今名吉必）。《左传》：“成公五年，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即此。垂棘之壁，即产于棘壁。

赵庄：在县西北，是晋国赵文子的食邑。即程婴与公孙杵臼藏孤（赵武）地。《赵氏孤儿》剧本的创作，即源本于此。

西赵：在县西，为翳桑饿人灵轍故里。

见贤村：即县东北万户村。晋平公见亥屠于此，因以为名。

古阳城：在县东北，村南门额上有“古阳城”三字，古阳城与星海温泉相毗连，是否与夏文化有一定关联，需考察探讨。今其地名羊舌。

羊舌：相传为晋大夫羊舌故里。

荀王：在县北，为晋大夫荀息故里。村北，有荀息墓。荀息，晋献公时掌朝政大权，辅晋灭虞。献公卒，托孤荀息，后为里克所弑，荀息亦自杀。

毛张：春秋时晋荀息食邑于此。因其子张屠分地为三，故名毛张村（毛与三通）。

里克村：在县北，为晋大夫里克故里。献公卒，立奚齐，为里克所杀，后又立卓子，又为里克所杀。惠公立，克伏剑死。

蒙坑：在县西北四十五里蒙城村。《五代史·王峻传》：“蒙坑，晋绛之险也。”

东韩：在县城西南，为晋大夫韩厥故里。韩厥，屡立战功，为晋之功臣。

北董：在县东，是敢于直言的晋史官董狐的故里。

白冢：在县东北四十里，村北有大墓，相传为秦武安君白起墓，村因此得名。或云，秦武安君白起伐赵，过曲沃，诈言病故，设假冢，以惑赵众。

问卦村：在县北四十里，相传为鬼谷子先生栖隐处。白起代赵，问卦于此，至今鬼谷子洞遗迹尚存。

武官：在曲沃古城正北，献公祀武公及列祖其中。

曲沃交通运输之最

曲沃县志办李永喜辑

1、曲沃南北驿道、驿站始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北从蒙城入境南到隘口出境，全长七十余华里。乃当年皇室重要驿道之一。

2、曲沃最早的公路是太原到风陵渡的太风公路，是于民国十年（1921年）修筑通车的。

3、曲沃最早购置自行车（当时叫“洋马儿”）是县邮政局长靳素都于民国十年

铜鞮宫。铜鞮，晋别县，名县应在上党，名宫，应在新田。铜鞮，晋离宫，在今侯马附近。

固宫：在新田西南，宫的周围有台观守备。《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栾盈率曲沃之甲，以昼入绛，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宫”，即此。

魏祁宫：在新田附近，为晋平公所构，宫没遗址尚存。

诸侯馆：在新田附近，晋平公十六年，赵文子筑。今废。

军府：在县西南四十里，晋平公藏宝之台，后灾于火。

绛台：在县西南四十里，《国语》：“晋平公为九层之台”，今废。也有人说施夷台为绛台。《韩非子》：“卫灵公之晋，平公置酒于施夷之台，使师涓作靡靡之乐。师旷审其为亡国音也，乃作清商之音”元鹤舞，又作清角之音，白云起。”师旷为晋国的音乐大师，为历代人民所赞颂。

九古堆：在城南，传系晋成侯、厉侯、靖侯、僖侯、献侯、桓叔、庄伯、武公诸陵。据考察，诸陵不一定在大土堆下，也可能散布于大土堆附近。

八古堆：在城东北苏村，传系晋国新田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哀公、幽公、烈公，八公陵。这些陵墓，不一定在高大的土堆下，或者在其周围，属于今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卿古堆·大夫古堆。相传为晋名卿大夫墓。遍布于白店、汾上、台神、下平望、南平望、牛村、西贺、上院庄、鹿祁村、秦村、乔村、香邑、郭、西白集、高显、高阳、北庄、上西关、西张寨、北董、下裴庄、交里、北郑村、北辛村、西上官、南上官、靳庄、庭城、东白冢、沟西、北赵、吉祥等全县各地。

虽然不能说这些高大的土堆是晋国名卿大夫之墓，但晋国名卿大夫葬于全县各地也确系事实。

(1921年)从太原购回的英制进口自行车。

4、曲沃公路客运班车始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榆次私营太风汽车公司美制轿子车跑长途客运。

5、曲沃最早购置摩托车的是本县下坞村民郑三喜,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从天津购回的。

6、曲沃最早购置小汽车(即卧车)的是本县下坞村民郑三喜,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从太原购回的。

7、曲沃最早购置大型货车的是本县乔村村民杨振汉、高显镇民杜作良,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从外地购回美制“浮德”、“三角”牌货车跑货运的。

8、曲沃最早的铁路是北从大同,南至蒲州的同蒲铁路,于民国二十四年腊月(1936年元月)通车,境内高显、侯马两火车站即始办理客、货运输业务。

9、曲沃最早的飞机场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建于曲沃县城南香关东侧,占地五百市亩。

10、曲沃最早降落飞机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半年,由蒋介石部下军事要员陈诚,为密谋“剿共”诡计,专程来沃的。

11、曲沃最早的国营汽车站,建于1949年秋末,名曰“侯马汽车站”(后改为汽车中心站,现称侯马运输公司)属省公司直辖,首任站长是田佩华,当年仅有日制“尼桑”牌货车八辆,职工二十余人。

12、曲沃公路管理站始于1951年8月,名曰“侯马公路管理站”,属地区直辖。

13、曲沃县拖拉机站,建于1955年7月,当时站内有进口拖拉机八部。

14、曲沃个体运输户,走组织起来之路,始于1955年8月,当时名曰“曲沃城关人力车服务处”。首任领导是牛建华,后改称县运输社,现称县搬运公司。

15、曲沃县政府交通科(后改称局)始建于1956年7月,首任科长是李生泉。

16、曲沃境内汽车短途客运,于1963年2月通车,当时从侯马发车,东到城关、杨谈,西到新绛。

17、曲沃公路铺设黑色油路面,最早是太风公路曲侯段,是于1964年夏季铺设的。

18、曲沃运输管理站(开始称“联运办”),建于1973年3月,统管全县各种社会运输车辆的货运业务。

19、曲沃县营汽车修配厂,创建于1978年4月,承揽全县各种机动车辆的一般维修业务。

20、曲沃县交通监理站,建于1978年11月,(以前由公路站兼办)承担宣传交通法令,处理县内交通事故,审核车辆等业务。